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續濟公傳  
第一七〇回 葉大魁當堂招口供 趙知縣入室察賊銀

話說趙知縣被濟公提到那葉大魁送他的兩千銀子，心中吃嚇不過，正然滿腹憂愁，忽然堂下一片的哭聲，口口喊著冤枉。趙知縣忙歸了公座，再一細問，方知差去捉濟公的差人方坤，被葉力、葉勇無故毆死。趙知縣隨即標了兩根硃簽，去捉葉力、葉勇。差人接了簽子，便跪下稟道：「回老爺，當方坤死的時候，差人們已將葉力、葉勇獲住，現在台下候老爺訊問。」趙知縣便命將二人帶上，問二人因何將差人毆死。二人道：「武生們委實毆打凶僧，誤傷天差，求老祖還要原情！」知縣一聽大喊道：「還了得！還了得！你們曉得這位和尚是什麼人？他就是當今皇上的剃度師、西湖靈隱寺的法僧。敕建大成廟的方丈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一位聖僧濟公和尚。你曉得得罪聖僧，比打死差人的罪還要大些嗎？」此時上下滿堂的人，才曉得這個和尚的來歷，皆暗暗說道：怪道他有這樣的神通，知縣老爺向他這樣呢！原來就是西湖的濟顛和尚。內中單有一人加倍懼怕，你道是那一個人呢？就是葉名。初時他見和尚到來，心中萬分得意，以為這個和尚必定夾棍拶子，總有一些大大的苦吃，自己仗是刑房，就站在堂上司刑。及至見和尚到來，知縣向他這樣，已經曉得不妙；此時聽見是濟顛僧，真嚇得魂不附體，曉得這位和尚專打不公不法，一定葉少文這筆家私是不得到手，怕的還有後災呢！怪道前日原修和尚被他弄了個自行投到，此時葉力、葉勇又弄這樣，一個冤網恢恢，我同大魁那還想逃得掉麼！就這推想的時候，但見趙知縣已將葉力、葉勇取了一堂口供，吩咐釘鎖收禁，明日相驗屍身後再為定罪。趙知縣判斷已畢，便向濟公道：「聖僧，你老一定要吃酒了，在下奉陪去吃杯酒罷！」看官，你道這趙知縣因何這樣熟識？只因趙大京自從胞姐跟了秦丞相，也就把他收在相府裡吃碗閒飯，濟公前兩年嘗到丞相府吃酒等情，所以濟公的脾氣趙知縣是曉得的。及至把葉力、葉勇判斷之後，他也怕濟公追問前案，就想用些酒菜來搪塞搪塞，那知濟公偏偏不上他算。趙知縣才把請他吃酒的話說過，只見濟公把眼睛向他翻了一翻，說道：「俺的知縣老爺，你將兩千銀子存在身邊自然快樂，你可知道孤兒寡婦命在須臾嗎？」趙知縣被他這一句話說明，也就吃驚不小，便賴道：「聖僧，這話奇了！在下並不曾得什麼人的銀子害孤兒寡婦。」濟公道：「你還賴嗎？俺且問你，日前葉王氏喊控葉大魁等謀占家產一案，前任王知縣既批『提集通族訊究』，你因何變做『假子亂宗』，是個什麼道理？」趙知縣道：「在下也不過據葉家通族公稟，上說八〇八歲不應生子，所以才這樣批法，其實並未得賊。」濟公道：「你委實不曾得賊麼？」趙知縣道：「不曾。」濟公道：「我且還你一個憑據出來。」隨從腰間左一錠右一錠，掏出了四〇錠元寶。趙知縣一看詫異不過，見那銀子果真是葉家的賊銀，因要寄到潯陽家中，上面自家還作了花押，因此認得清楚。趙知縣此時見賊銀置前，嘴裡便「阿諾阿諾」的不知怎樣是好。濟公此時便拍手大笑道：「如何？你且莫驚，俺還有一個千不移、萬不改的憑據在此，索性給你望一望罷。」說著便從懷裡又掏出一個紙說帖出來，上寫道：

葉來銀四〇錠，共計兩千另二〇兩另一錢三分，祈釵入見覆。所買之貨，不能允許對面。王姓以假亂真，希照辦，以速為最。經手買賣行諸得寬具。

原來褚得寬是玉山縣的一個董事，初次葉家賄賂由他經手，這就是送銀子來的一張說帖，所以濟公也用搬運法，將這說帖同銀子一並拿來，叫趙知縣無言可辯。

果然趙知縣見了此條，嚇得面如白紙，連話都說不出來。濟公見到這樣，真是又氣又恨，又好笑又可憐，究竟菩薩心腸，終以好生為本，便悠悠的歎了一口氣說道：「知縣老爺，如今真憑實證都是有的，諒你再沒處賴了。如今有兩樣說法：一個說法是銀子還歸你，這一張說帖俺便送到萬歲御前，聽他怎樣說法；一個說法是將這二千銀子罰充剿滅小西天的兵响，葉家案件從公判斷。如今葉王氏同葉天福已經被葉大魁鎖在馬房裡餓死，明日俺同你一道去勘驗勘驗，如能設法救活更妙。即那方坤也教無辜身死，俺和尚也要救他一救。但葉名、葉大魁兩賊，你要代俺把這倆捉來監禁，候明日一同發落。」此時葉名本在堂上，聽了這話，就想逃走，那知兩隻腳就同鐵釘釘住一般。趙知縣聽了這話那敢怠慢，隨即便將葉名捉住，又簽提大魁。濟公就此褪下項間鏈子，吩咐立提到案。

所以葉大魁由後園走到前面，其時差人已到。他初時不曾看見簽子，還愁差人索詐，所以用了幾句公事話，還想脫身。及至聽到知縣向和尚磕頭，曉得就有些奇怪，便同差人商議道：「如今我有一事相商，諸位如能賣放，只要天公地道開個盤面出來，我葉大魁斷下問嘴是了。」眾差聽了這話，想一想堂上的蹊景，皆覺為難不過。內有一個差人道：「如今我有一個主意，他要拿出一萬銀子出來，諸位共分二千，我一人要得八千。諸位回堂就說人交了把我，是我放走的，我預備打板子坐監，死在獄裡拉牢洞，我家中有這八千銀子，也可以子子孫孫有飯吃了。諸位可算一些斤兩不擔，也落個小小的賺頭；葉先生借此也可以遠走高飛，豈不三全其美！」大眾差人見這說得有理，便都允了。葉大魁想道：這筆銀子裡外是白來財氣，別說一萬，就三萬何妨！心中酌量道：我記得理票據的時候，裡面一萬兩的銀票〇多張呢，我就查一張給他們算了。當下對差人言明，一道走回自己家中，把箱子開了一看，直嚇得面無人色，不由得放聲大哭。原來裡面的票據金銀珠寶一些沒有，只剩下半箱的字紙合那磚頭瓦礫。差人也覺奇怪，內有一人道：「葉先生，我勸你不要妄想了，快些走罷！總之一句，好人遇著濟公和尚都是走運，壞人遇著濟公和尚都是倒霉。試問你們做的什麼毒心事，怎樣得過身呢？還不快些走嗎？」葉大魁無奈，只得跟了就走。

到了堂上，只見濟公坐在旁邊，趙知縣坐在中間，葉名跪在地下。趙知縣問道：「本縣適才拷問葉名，葉王氏同葉天福現今藏在何處，他說只有你曉得。現今究竟身藏何處？生死何如？」葉大魁見問，便向上磕了一個頭，說道：「起先本將他藏在後園馬房裡面，不知今日因何，怎麼跑進去看不見人？」趙知縣道：「放屁！藏在裡面的人，死也有個死的、活也有個活的，怎樣會看不見呢？」濟公在旁哈哈的插嘴道：「怎樣這大的人，就會看不見，怕你的防備破案，將他拖了撈到馬糞坑裡，上面用壞爛的物件蓋起來嗎？」葉大魁一聽，暗道：這和尚可還了得！我不過心裡的一個意思，並不曾說出口，他倒已經曉得了。想罷，便哭哭啼啼的又說道：「委實是不曾看見，既是聖僧在此，何敢再行說謊！總之，是學生外事，還求聖僧慈悲，邑主恩典，看讀書人分上，寬有一些發落罷！」趙知縣方要開口，他不曉得葉王氏同葉天福是被濟公用隱身法將他隱住，定是葉大魁的飾辭，還想要追出個水落石出。忽見濟公打了一個呵欠，說道：「奇呀！俺酒癡倒來了，可把這兩個收到監中去罷。」當下趙知縣便標了牌子，將葉大魁、葉名收監，跟後退堂，陪了聖僧到後面吃酒。自然是上品好菜，恭維不暇，這也不須深表。

但濟公吃酒，他是自酌自飲慣的，合味的菜也是滿口大叉慣的，他出世不懂怎樣叫做謙禮，盡可不要人陪。趙知縣吃了兩杯酒，心裡究捨不得這二千銀子，覺到他果有四〇錠元寶收在身邊，因何一些不見沉重；但那退堂的時候，又明見他收起，這倒有些叫人不明白呢！忽又想道：這人最喜人恭維他的酒，起初他恨我貪賊，所以把銀子用法術取了去；此時見我這樣恭維，也有些不過意，一定仍還了我了。當下便停下酒杯，匆匆跑到後面，將那盛元寶的箱子開了一看，但見〇錠一排，雪口的排了四排。趙知縣看了好不歡喜，嘴裡便禱祝道：「活菩薩，真有良心！也曉得我們做官的錢不容易賺呢。你老人家將來便金身不朽罷！」就此禱祝了一陣，忽又想道：我莫要想錢想魔了，眼睛看花了，再點支燭火來復一複眼方妥。就此點了燭火，再一細看，委實銀子一毫不少，但見旁邊有一紙條，心中格外歡喜，以為一定還是那個送銀子的說帖，一同還來了，當下就想把那說帖向燭火上焚去。將把說帖拿起要想送到火上，忽見那字跡似乎有些不同。趙知縣有些疑惑，忙將燭火放在桌上，把那說帖打開一望，不由得目瞪口呆，向著歎了一口怨氣。欲知這說帖究竟是從何而來，上面所寫的是什麼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